



简牍墨迹 承续文明

□ 陈新长

由甘肃简牍博物馆、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主办的“简述中国”2024年全国简牍书法大展日前在北京一得阁美术馆举行,以艺术的形式向观众呈现了简牍的神采。

简牍是文物,是文献,也是艺术,这成了一种共识。

简牍是研究由篆到隶、由隶到行、由隶到草到楷等书法演变的墨迹本。汉简的时代正好是中国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变的时期,汉简书法承上启下,开启了后世的楷、行、草书。古代很多的碑刻,尤其像泰山摩崖刻石,文字已经漫化,而墨迹本能够真实地还原当时书写的状态。有的竹简里的文字看上去仿佛墨迹如新,对书写者的研究会非常清晰。汉简不仅摆脱了石刻翻版的刀工限制,而且可以更加直接以观赏者的视角接触墨迹,阅读时可以感受到书写者的运墨,如水波,如飞檐,如飞鸟,笔锋随书者情绪流走。书法的舞蹈性、音乐性,通过简牍得以彰显。

简牍是实用基础上的艺术,这也是汉字艺术的基因。书法是以汉字为审美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为居延新简资料图)

对象的书写艺术,欣赏时无论怎么强调它的视觉效果,最后还是要落实到文字识读上。近三四十年来,人们对书法的呈现作了很多探索,包括图式的构成,其中度的问题虽然很主观,因人而异,但是应当有一条底线,那就是文字的可视性。当回归到汉字本身,回溯到简牍时代,会发现汉字艺术始终是以实用为基础的艺术。书法艺术创作不管是在展厅,还是在客厅,或是在手卷上,守正始终是其生命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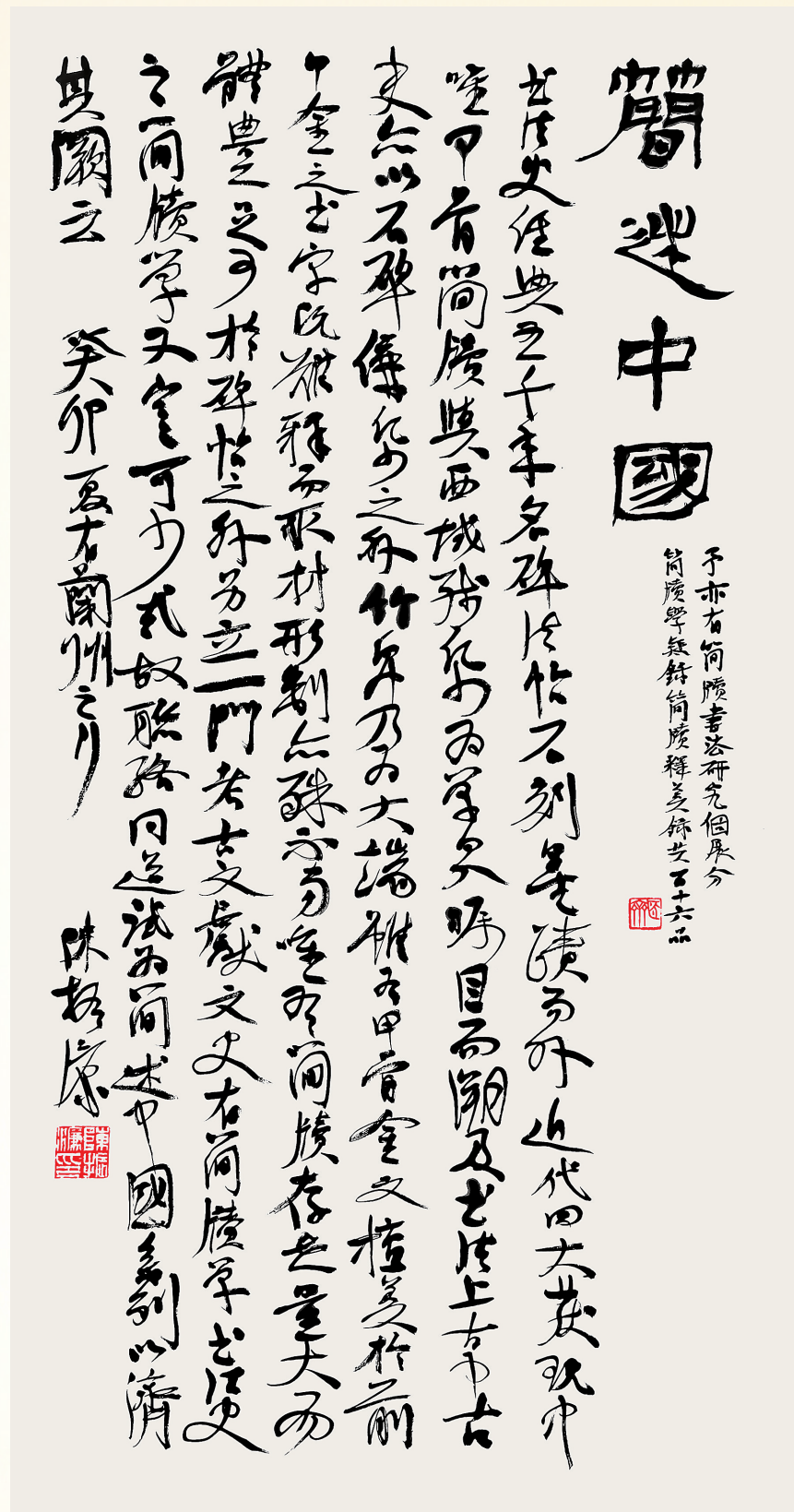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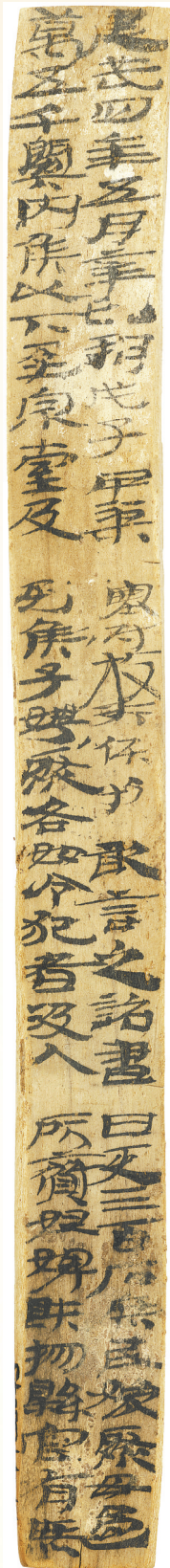
简牍是时代的记录、影像和复写,为书法艺术创新提供了范本。简牍艺术反映了古代的面貌。历代的书法精品无不是那个时代的写照。而当今艺术家的使命应当是更好地深耕中华文化沃土,通过作品呈现全面的、有深度的、有温度的时代。

简牍为研究汉字书写的方式和规律打开了一扇窗。简牍的使用和文字的形成应该是同源的,古人把非常重要的一些事项,比如占卜、祭祀、会盟等内容写在龟甲上,后来铸在了青铜器上,日常的事项就记录在竹简和木牍上。方块字的形成,汉字的笔顺由左到右、由上到下、由内到外,纵向书写,尤其是一篇文章从右到左排列,这既跟右手书写的生理习惯有关,也跟竹简木牍的形制约束有关。

简牍反映了汉字艺术生长的规律。简牍书法大多来自民间,出自普通人之手。出土的简牍里,也几乎没有像柳、欧、颜、赵等一些书法大家的墨迹。但是简牍却回答了生成经典艺术的条件和路径,比如唐代是楷书的巅峰,但楷书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隋和隋以前的魏碑就对楷书形成过巨大影响。楷书正式形成前的字体恰恰是活泼的、自由的、率性的、不固化的、不刻板的,才能为后来的演变奠定基础。

简牍记录了经典。《尚书》记载,“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殷的先人有记载历史的文献典册,典册就是书,说明了早在商初就有了记事的简册。之后的百家争鸣,秦汉典籍,无不在简牍里闪光。

简牍,记录着中华文明的源流,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奔流。



简述中国 陈振濂



敦煌写生



河西走廊写生

植根生活 守正创新

□ 李赟

坚持艺术植根于生活的沃土,从陇东高原到甘南草原,从河西走廊到天山南北,都留下了张建中采风写生的足迹。他以饱满的热情,淡定平和的心态,在西部这片热土上努力发现美、创造美、展现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描绘出对世界、对大自然的倾心挚爱。

欣赏张建中的画作,会被强大的艺术魅力吸引——国画作品细腻传神,让人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清新灵动的艺术之美;人物画作品面部表情生动丰富,或虔诚,或惬意,或沉思,或开怀,或热情奔放,或含而不露。系列人物画,是他多年深入生活的生动反映,闪烁着现实主义色彩。《听蕉图》《观梅图》等作品以夸张的笔墨和大写意的手法,勾勒出人物的神情姿态与内心世界,生动体现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念,

给人以强烈的艺术享受。

张建中是一位善于将艺术实践和美学理论相结合而深度思考的书画家。他在大量临摹敦煌壁画、敦煌经卷,以及深入实地写生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自己对敦煌绘画创作的独到理解。

近年来,他专注于丝路文化和敦煌艺术的挖掘与弘扬,深入河西走廊写生采风,观摩敦煌莫高窟壁画彩塑,创作了《追梦敦煌》《河西写生》系列美术作品。作品构图奇美,色彩斑斓,气势宏阔,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此外,他临创的敦煌壁画也造型优美、色彩绚丽。

张建中的书法作品灵动清秀,崇尚古法,守正创新,表达了他对敦煌遗书的深刻理解,又使他的“画意”增添了几分“诗情”,达到画作与题画诗、画作与落款的协调统一。(本文配图为张建中作品)



家园



草原风情